

【專號論文】 Feature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806_15(1).0002

存在搭橋：曾天從與洪耀勳的真理觀
Interaction via the Concept of Being:
Tsêng T'ien-ts'ung, Hung Yao-hsün
and Their Ideas of Truth[§]

志野好伸

Yoshinobu SHINO*

關鍵詞：曾天從、洪耀勳、《真理原理論》、〈存在與真理〉、京都學派

Keywords: Tsêng T'ien-ts'ung, Hung Yao-hsün, *Theory on Principle of the Truth*, “Being and Truth”, The Kyoto School

§ 本文是中研院 2017 年整合型研究計畫「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計畫編號：AS-106-TP-C02-）子計畫「日本哲學在日治臺灣哲學的影響作用史」的部分成果。

* 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Arts and Letters, Meiji University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兩位臺灣哲學家：洪耀勳（1910-2007）與曾天從（1903-1986），特別是兩者的〈存在與真理〉（1938年）和《真理原理論》（1937年）。筆者試圖透過這兩篇著作的比較研究，來揭露出兩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情況。曾天從在《真理原理論》中給予較高評價的哲學思潮是德國觀念論、新康德學派、現象學、還有日本的京都學派等。這反映出曾天從跟隨著當時日本學術界極為流行的思潮。他的著作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彼此呼應，並共有不少哲思觀點。例如，他們都將真理分為形式與理念，之後試圖連接真理的這兩個面向。以此為目標，兩者皆批評人類中心主義，並稱揚辯證法。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和其前的論文相比，相當具有抽象思考的維度。從〈存在與真理〉中較為抽象的論述來看，可發現洪耀勳借助曾天從不少論點。《真理原理論》的主要論旨在於連接純粹真理與實存，此觀點不僅引導了洪耀勳撰寫〈存在與真理〉，亦對洪耀勳在往後思考實存的問題上有很大影響。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wo Taiwanese philosophers who studied in Japan in the colonial period: Hung Yao-hsün (1903-1986) and Tsêng T'ien-t'sung (1910-2007). It focuses on Hung's "Being and Truth" (1938) and Tsêng's *Theory on Principle of Truth* (1937), and aims to clarify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sêng T'ien-t'sung's monograph shows that he was mainly stimulated by German idealism, Neo-Kantianism, Phenomenology and the Kyoto school, which were all very influential in Japanese academic discourse at that time. Comparing Hung's "Being and Truth" with Tsêng's *Theory on Principle of Truth*,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many prominent similarities. For example, both discriminate between formative truth and ideal truth, and try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m. For this purpose, they also criticize human-centrism, while making use of dialectic. In fact, Hung's "Being and Truth" is more abstract than his previous articles, and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Being and Truth" borrows the wisdom of Tsêng T'ien-t'sung. As Tsêng's work emphas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re truth and existence, Hung also restarts his research on existence after "Being and Truth".

壹、前言

曾天從（1910-2007）與洪耀勳（1903-1986）都是戰前留日專攻哲學的學者。洪耀勳一九二八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曾天從一九三四年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洪耀勳畢業後就赴臺任教，不知兩者何時互相認識。但洪耀勳一九三八年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五輯上發表的〈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ツゼの真理論の一攷察——〉（中譯：〈存在與真理：對於努茲比塞的真理論的一個考察〉），下文均以〈存在與真理〉代稱）的卷末附記上，對「吾友曾天從君的直接間接的鞭策」¹表示感謝，可見兩者是舊識。曾天從一九三七年在日本出版了《真理原理論：純粹現實學序說》（中譯：《真理原理論：純粹現實學序說》，下文均以《真理原理論》代稱），²此超過六百頁的巨著與洪耀勳的長篇論文〈存在與真理〉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本文試圖通過此二著的比較，來揭露出他們的學術交流情況及關心所在。

由林熊祥（1896-1973）和曾天從共編的《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哲學篇》舉出三位代表性的哲學者：曾天從、嚴靈峰（1903-1999）和李春生（1838-1924）。李春生的部分由曾天從編述，曾、嚴兩人的部分由林熊祥編述。林熊祥讚揚曾天從的成就，說：「故余嘗竊以為：臺灣無哲學，有之，自曾天從先生開始」，³並且慨嘆曾天從的遭遇不佳，說：

（曾）先生臺北人，弱冠負笈日本，肄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

當是時，日本總督府政治極不平等，臺人阻塞無其出路，留日之

1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ツゼの真理論の一攷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5輯（1938年9月），頁337。

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純粹現實學序說》（東京：理想社，1937年）。

3 林熊祥、曾天從：《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哲學篇》，收入林熊祥（主修）：《臺灣省通志稿》，卷6（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年），頁2。

臺灣莘莘學子，率多仔仔於畢業後之職業問題。⁴

之後，林熊祥概述了《真理原理論》的內容。《真理原理論》不只是曾天從的代表著作，而且是由臺灣人戰前寫的哲學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哲學理論專書。

根據《真理原理論》的副標題「純粹現實學序說」可知，該書並非完整篇，而是「關於純粹現實學諸理念之原理研究」計劃之一部分。此計劃分為：1、真理理念論、2、認識理念論、3、學理念論——學理念就指真理理念與認識理念之統合狀態而言。而各論分為原理部分和批判部分，⁵《真理原理論》就是真理理念論的原理部分，在全體中佔了六分之一的篇幅。曾天從主張真理自體有兩重本質性，就是從形式上看的真理形式原理與從內容上看的真理理念原理。據此，《真理原理論》一篇分為兩部，各部分為兩章，一共有四章：第一章〈真理自體〉，第二章〈對我們而言的真理〉，第三章〈擬而真理自體〉，第四章〈我們的真理〉。林熊祥將此四章解釋為：1、真理自體：以存在論為對象；2、真理認識：以認識論為對象；3、準真理自體：以純理論（邏輯、數理）為對象；4、實存真理：以價值論（包括歷史、社會、文化等）為對象。

曾天從在本書試圖以純粹理論上的真理為出發點，奠定現實世界上的真理根據。如桑木巖翼在其序文所說，曾天從還少壯已成就這麼大的事業，讓人不禁驚嘆。⁶

貳、曾天從《真理原理論》與哲學流派

雖說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備有獨創的體系，這並不意味著「恣意

4 林熊祥、曾天從：《學藝志·哲學篇》，頁2。

5 曾天從：〈緒言〉，《真理原理論》，頁7-8。

6 曾天從：〈序〉，《真理原理論》，頁3。

妄為」，他卻「參考廣泛的最新的研究所來證驗自己的學說」。⁷我們首先探討《真理原理論》與當時哲學潮流的關係。

曾天從在緒言開頭就批評一直以來的哲學學說大部分根基於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並主張建立排除主觀的純粹哲學。他批判的對象是「世界觀的哲學」或者「人生觀的世界觀」。⁸對他來說，「從哲學的發生以來數千年間存在著無數世界觀哲學，尤其是現在特別的猖獗」。⁹二十世紀初，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等人的著作不僅在日本亦在中國也獲得了廣泛的讀者。安倍能成（1883-1966）一九一二年以《大思想家的人生觀》為題名翻譯出版了倭鏗的 *Die Lebensanschauungen der großen Denker*，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1870-1937）和桂井當之助（1887-1915）一九一三年出版了他們兩人合譯的柏格森《創造的進化》。一九〇六年出版的丘淺次郎（1868-1944）的《進化與人生》也成為長期暢銷書。當時這些書為「人生觀」的討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托爾斯泰的《人生論》也以《人生問題論集》為題，在一九二四年被翻譯出版。在中國，「『人生哲學』這個詞，在『五四』時期開始流行」。¹⁰一九二三年掀起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時，玄學派（人生觀派）利用倭鏗、柏格森等人的著作為論據。這就是曾天從作為人類中心主義加以批評的思潮之一。

不但如此，曾天從所指的人類中心主義之立場很廣泛，比如「自我哲學，生命哲學，實存哲學乃至實踐哲學等」。¹¹除了倭鏗和柏格森外，尼采（1844-1900）、齊克果（1813-1855）等人的哲學並無法吸引他的興趣。從二十世紀初，高山樗牛（1871-1902）在〈美的生活を論ず〉（中譯：〈論美的生活〉，1901年）等論文上開始大肆鼓吹尼采哲學。和辻哲郎（1889-1960）一九一三年出版《ニイチエ研究》（中譯：《尼采研究》），一九

7 曾天從：〈序〉，《真理原理論》，頁3。

8 曾天從：〈緒言〉，《真理原理論》，頁5。

9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440。

10 劉長林：《中國人生哲學的重建：陳獨秀、胡適、梁漱溟人生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

11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256。

一五年出版《ゼエレン・キエルケゴオル》（中譯：《索倫·齊克果》），開啟了這方面的專門研究。雖有上述情況出現，但曾天從卻隻字未提他們的哲學。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的實用主義亦不曾是曾天從的考察對象。一九〇六年田中王堂（1868-1932）與桑木巖翼（1874-1946）之間發生了實用主義論戰，贊成實用主義的田中王堂在論戰的幾年後任教於早稻田大學，一九二九年升任為文學部教授，一九三二年逝世。曾天從是否聽過田中的課就不得而知。反對實用主義的桑木巖翼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任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給曾天從寫了《真理原理論》的序文。曾天從相信作為絕對確實存在的真理，¹²因此從效用的觀點評價真理的實用主義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

相對於對實用主義的冷漠，曾天從對德國觀念論則有一定篇幅的探討。康德（1724-1804）要求理念的存在而求之於超經驗的物自體之中，他對這一點表示贊同，然而對康德將理念看做非實在、非現實的觀點則表示了不認同。¹³對曾天從來說，物自體和理念都應該是本身實在、現實存在。相對於此一康德批判，曾天從則對將理念求於現實存在中的黑格爾（1770-1831）給予相當高的評價。¹⁴再加上黑格爾邏輯學以無規定的純粹有為出發點，將有與無看做同一之物，此點與曾天從的立場同出一轍。¹⁵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令他十分滿意。黑格爾承認所有的哲學是其時代的哲學，曾天從對此批評說：「連黑格爾哲學也亦不能脫離主觀性的羈絆。」¹⁶他又批評黑格爾將絕對精神視為神，因為它不是實在而只是概念。¹⁷他說：「現實存在應該全面綜合實在的存在和意識的存在，而我們以前者為後者的存在奠基。由此可見，我們的立場與黑格爾迥然不同。」¹⁸

關於新康德學派，曾天從一面吸取他們對真理論的貢獻，一面進行批

1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22。

13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196。

14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194。

15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74。

16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150。

17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291。

18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293。

判。曾天從在第一章裡認真探討努茲比塞（Schalwa Nuzubidse，1888-1969）和拉斯克（Emil Lask，1875-1915）的真理論，對他們的嚴密理論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他也提到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與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柯亨認為邏輯是由純粹思維的生產性活動的成立所產生出來的。此點本來為曾天從所贊同。但對曾天從來說，柯亨雖然強調與心理主義對立的邏輯主義，而排斥心理主義的要素，「卻其排斥的意欲自身暗暗裡陷於心理的表現本身」。¹⁹李克特主張以應當（Sollen）為根本概念的邏輯學，亦即規範邏輯學。曾天從將此主張批評為「邏輯學探究中的倫理主義偏見」。²⁰他又說：「李克特的價值邏輯學很接近於作為人生觀式世界觀的實踐性哲學學說」，「還未真實達到邏輯學的本質。」²¹

曾天從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現象學，尤其是胡塞爾（1859-1938）哲學。他在《真理原理論》的後篇「真理理念原理」開頭，即在第三章開頭，大大提到胡塞爾的心理主義批判，²²並在第三章的第三節中首次提及胡塞爾的〈嚴密なる學としての哲學〉（中譯：〈作為嚴密學問的哲學〉）論文，給予它很高的評價。²³他還注意到拉斯克等新康德學派與胡塞爾現象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我們可以推斷《真理原理論》緒言開頭對世界觀哲學的批判，是從胡塞爾的該論文中借來的。

如上所述，他起首就強調將真正的純粹哲學與所謂世界觀的哲學區別開來。胡塞爾說：「黑格爾的形上學的歷史哲學轉變為懷疑的歷史哲學，因此本質上導致了世界觀哲學的抬頭。」這個世界觀哲學「削弱哲學之學的衝動」。²⁴胡塞爾以狄爾泰（1833-1911）的世界觀哲學為例，說「世界

19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363。曾天從對康德本人也有相同的看法，說：「他（康德）自身的學說中仍然殘留著當時心理學的考察方法之影響的痕跡。」《真理原理論》，頁 338。

20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367。

21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449。

2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338-339。

23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437。

24 エドムンド・フツセアール（胡塞爾）：〈嚴密なる學としての哲學〉，收入ウイヘルム・デイルタイ（狄爾泰）等著：《哲學とは何か》，坂田徳男等（譯）（東京：鐵

觀和世界觀哲學是在人類發展的潮流之中生滅的文化形態」，而說嚴密之學也不例外。²⁵但他一方面為了嚴密之學的哲學，盡力擁護原理上的普遍妥當性。胡塞爾在該論文中也提及「現在流行的世界—人生觀」等，²⁶藉以和嚴密之學區分開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曾天從《真理原理論》的基本路線與胡塞爾的主張很相似，甚至《真理原理論》的術語也與胡塞爾的論文有共同處。曾天從批評狄爾泰的生命哲學為「相對主義」，而主張以相對主義的反省為前提將自己提高為「絕對的存在」。²⁷曾天從說：「將其本身只是相對的生命實存直視為絕對的存在，像這種一味對實存的狂熱，我們應該透過它（純粹本質學）來消解才行。」從這裡我們可以窺見，曾天從主張建立「作為一種純粹本質學」的實存哲學。²⁸

我們要注意曾天從對實存哲學的看法有歧異性。如上所述，他將實存哲學看做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類型，²⁹又批評雅斯貝爾斯的實存哲學，說雅斯貝爾斯所謂的實存依靠歷史性而實現自己的存在，這樣的實存缺乏普遍的妥當性。³⁰又說：「在生命實存的直接情況中追求哲學，並不是將哲學視為學問的哲學，只是將它視為非學問的世界觀來表示而已。」³¹據此可見曾天從對「實存主義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之猖獗的不滿。³²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曾天從想將實存哲學抹消。

如上所示，《真理原理論》的第四章〈我々の真理〉（中譯：〈我們的真理〉）可換說為「實存真理」，實存哲學佔據了曾天從哲學體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總之，曾天從認為實存哲學本身沒有普遍的妥當性，但如果了解實存哲學的界限，我們便能通過對實存主義的反省，來提高自己達到絕對的存在，也就是達到真理。關於海德格（1889-1976）的此在，他如

塔書院，1930年），頁166。曾天從在自注中明言參考坂田翻譯的日文版。

25 胡塞爾：〈嚴密なる學としての哲學〉，頁242。

26 胡塞爾：〈嚴密なる學としての哲學〉，頁254。

27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516。

28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516-517。

29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256。

30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503-504。

31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505。

3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506。

此分析道：

作為人類學，以人類實存或此在之實存論分析為目的的基本存在論可說是很優秀的理論，然而我們絕不能簡直說它佔有存在論的中心地位或哲學的中心課題。³³

總之海德格的基本存在論仍然「無意識地陷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以人類實存為主體的實存論分析並無法成為一般存在論之根本課題，其只不過是達到存在論的一條特殊通道而已。」³⁴

實存的真理就是從內容上看的真理理念原理，所以容易由於現實的情況被相對化。相對化的謬誤溯源於人類中心主義。曾天從重複說道實存的真理要擺脫人類中心主義，要擺脫相對性中的對立，要確立超對立的、純粹本質性的實存真理。他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提供方法論上的通路的學問「即是作為絕對自覺或絕對反省之哲學的實存哲學」。³⁵為此，他明顯地參閱所謂京都學派的研究。他在註釋中言及的日文著作大部分是由京都學

33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06。

34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09-510。誠如眾所周知，海德格將真理解釋為「去蔽（*αληθεια*）」。他根據此解釋，批評由主觀把握真理的傳統看法。他說：「揭示狀態（真理）本身就成為現成東西（*intellectus* 和 *res*）之間的一種現成關係。」「真理本質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由於這種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關聯。這種關聯剛好意味著一切真理都是「主觀」的嗎？若把「主觀」闡釋為「任主體之意的」，那真理當然不是主觀的。因為就揭示活動的最本己的意義而言，它是把道出命題這回事從「主觀」的任意那裡取走，而把進行揭示的此在帶在存在者本身前面來。」所以「並非我們把「真理」設為前提，倒是唯有真理才從存在論上使我們能夠把某種東西設為前提，使我們能夠設定著前提來存在。」參見氏著：《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四十四節，頁 258, 261-262。如張汝倫所說：「海德格爾真理相對於此在的觀點乍一看很容易讓人覺得是主觀主義的。但海德格爾在這裡清楚地表明，這個立場與主觀主義沒有任何關係。」參見氏著：《〈存在與時間〉釋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587。海德格也在〈論真理的本質〉（1930年）論文上，明確地批評主觀主義。他說：人「愈是獨一地把自己作主體，當作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他就愈加弄錯了」參見氏著：《路標》，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 225。曾天從沒注意到海德格將真理看做「去蔽」的解釋，也沒考慮到海德格的這種反對主觀主義的觀點。洪耀勳沒有提海德格的名字而指出 *αληθεια* 本來意味著去蔽，見氏著：〈存在与真理〉，頁 309。

35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476-477。

派的學者寫的：例如，山內得立（1890-1982），田邊元（1885-1962），務臺理作（1890-1974），三木清（1897-1945）等。本書最後段特別提及西田幾多郎（1870-1945）和田邊元的名字，讚揚他們的辯證法理論。³⁶

曾天從論定西田的「場所的辯證法」是生命主義的辯證法，而田邊的「即物辯證法」是道德主義的辯證法，兩者都是絕對辯證法的一個分殊形態。³⁷其詳細的內容此不贅述。如在緒言所述，曾天從主張作為形式原理的真理形式原理和作為內容原理的真理理念原理的統一，為了這個統一，根據最高形式原理的無規定性，真理應該是「純粹無而純粹有，絕對無而絕對有」，應該有「絕對否定的自我同一性」。克服對立而實現「純粹無而純粹有，絕對無而絕對有」的原理，就叫做以超辯證法為原理的「絕對辯證法」。³⁸所以曾天從在其書最後一節中也頻繁使用「絕對無而絕對有」等術語。「絕對無而絕對有」就表示在於相對無與相對有的背景而統合兩者的論理。他說哲學式的人類學畢竟要歸入最高意義上的宗教哲學，³⁹之後說：

在向絕對無開放的宗教之立場上，通過絕對有與絕對無之間成立的絕對否定性的自己媒介性，應該體會絕對生與絕對死之間成立的絕對否定性的自己同一性。我們要自覺它是在宗教真理上的辯證法的契機。⁴⁰

這般措辭可說是既受了黑格爾及京都學派的影響。

總之，曾天從的真理觀之要點可歸結為以下三點：1、以純粹真理的存在為前提。因此，曾天從痛斥傾向於相對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2、指出真理的兩重性，即是形式真理和理念真理。形式真理只有形式而無內容上的

36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91。

37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99。

38 曾天從：〈緒言〉，《真理原理論》，頁 9-10。

39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81。

40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588。

規定，而理念真理的內容被純粹邏輯和實存哲學來充實。1 和 2 的特徵主要是襲用胡塞爾現象學的觀點。3、試圖統一無內容的純粹形式真理與理念真理。這個統一被表現為「絕對無即絕對有」的境界。此一點則是襲用黑格爾與京都學派的思想。

參、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

此節試圖分析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的交涉關係。如上所述，洪耀勳寫此篇論文時，借助了曾天從的觀點。洪耀勳寫道：

此小論受努茲比塞（S. Nuzubidse）的作品 *Wahrheit und Erkenntnisstruktur*（1926）之影響，以及吾友曾天從君的直接間接的鞭策影響甚大。在此想要表達我內心深切的感謝。⁴¹

事實上，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從內容上看極為相似。⁴²筆者將逐一進行分析。

一、對於真理的觀點

洪耀勳在第一章指出：

哲學的思索在於透過對真理是什麼的問題進行的一般性的和原理

41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37。譯文來自黃文宏：〈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辨證法」的構思〉，《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53 期（2017 年 3 月），頁 5。

42 廖欽彬已指出曾天從《真理原理論》前編「真理形相原理」的第一章「真理本身」和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之「內容重疊處很多」。參見氏著：〈洪耀勳的真理論〉，收入洪子偉（編）：《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頁 131。

性的追求。哲學就是透過這個思索來成立的純粹知識的根本學問或終極知識的原理學問。⁴³

曾天從也說：「試圖以純粹的形態把握真理是什麼的問題，對此問題以一般的方式和終極原理的方式追問，這即是哲學。」⁴⁴哲學與真理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許多學者所認識的，所以不能只靠此處表現說出兩者之間的類似關係。然而洪耀勳說到「兩種本質的真理本身之中的純粹形式與純粹理念之間的辯證法構造」。⁴⁵將真理分為形式與理念，並且用辯證法連接兩者，這並不是一般的看法，此點與曾天從的主張相同。據此我們可以說，洪耀勳的這種真理觀點與曾天從有共同的特徵。為了確立真理本身概念，他們兩人都參考了波爾查諾（B. Bolzano, 1781-1848）、拉斯克、努茲比塞的論述，這也是兩人特有的論述。戶坂潤（1900-1945）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認識論とは何か》（中譯：《何謂認識論》）第二章〈真理について〉（中譯：〈關於真理〉）中寥寥數語提到波爾查諾和拉斯克的名字，並未提到努茲比塞。⁴⁶洪耀勳將真理分為真理本身、對我們而言的真理和我們的真理。⁴⁷這個區別也可以在曾天從的分章中找到對應。

二、批判人類中心主義

相與曾天從相同，洪耀勳也批評人類中心主義。洪耀勳說：「哲學論究的端序，並不是在這種奠基在人性論見地的人學之諸前提中所能求得的」，所以我們應該通過「自我意識的絕對反省」，追求「超乎人類的、外於人類的領域裡的真理存在之自體性」，而「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式的所

43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199。譯文引自廖欽彬：〈洪耀勳的真理論〉，頁126。

44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1。

45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203。洪耀勳在該論文後段又寫道：「真理本身的概念應該有意味著內容上之最高內容原理的純粹理念，與意味著形式上之最高形式原理的純粹形式的兩重本質性。」見氏著：〈存在と真理〉，頁317。

46 戶坂潤：《認識論とは何か》，第2章，〈真理について〉，收入《戶坂潤全集》，第2卷（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頁438-439。

47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295。據黃文宏的指教，這三分法仍然來自努茲比塞。

有哲學論述，都應該被摒棄」。⁴⁸從而，洪耀勳一方面讚揚胡塞爾、康德的先驗哲學而建立純粹意識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批判胡塞爾的現象學，說：

如果現象學以思維主觀為其觀點，在此時被看到的對象不外是與思維主觀對立關係之中的對象，從而不能把握本來意義上的實在性，最多只能把握存在的各種性質。〔……〕要之，如果現象學由人類主觀所構成，它仍然在於相對主義、人類中心主義之內。⁴⁹

他又確認真理本身與對真理的認識所有的意向關係毫無關聯。⁵⁰他繼續指出現象學之意向性的界限，說：

直覺（Intuition）和明證性（Evidenz）作為對某物的意向（das Gerichtetsein auf etwas）之一個狀態（Zustand），不能提供哲學研究的根元。其根元應該在超對立的真理本身之斯有存在性中追求。這個真理本身有對所有的意向開放的無意向性格（Richtungslosigkeit），這即意味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克服，又意味著超奠基之立腳點（überstandpunktlicher Standpunkt）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⁵¹

曾天從基本上對胡塞爾現象學的評價很高，然而卻又主張：「胡塞爾未十分認清真理本身與真理體驗的嚴格區別，所以在他的理論裡可以找到本末倒置的地方。」⁵²他又說：「如果現象學仍然作為純粹的本質學位於純粹內在的立場，我們很難期待其成功。」⁵³洪耀勳在該論文中很少提到實存主義，一個例外是列舉哲學史上之謬誤的地方。他指出實存哲學的謬誤在於「將本來只在意識內在之認識領域中的東西理解為超越的真理本身」，即

48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10。

49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12-213。

50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64。

51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88-289。

5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344。

53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444。

在於「不正當地擴大認識本身」。⁵⁴他指出的實存哲學之誤謬可以看做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實際上他說：

雖然我們要明確區別真理本身與真理認識，然而往往將它們混為一談或同樣看待。實存哲學試圖以人類獨有的實存樣式來推定所有的存在，從而將與人類存在毫無關係的超越存在歸入實存的格式內。這樣的實存哲學不可不說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立腳點。⁵⁵

這般批判與曾天從對「實存主義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之批判同出一轍。

三、稱揚辯證法

如上所述，曾天從依靠黑格爾和京都學派的哲學，試圖通過絕對反省或絕對自覺來克服人類中心主義，提倡「根據真理形式原理和真理理念原理這兩種原理而成立的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⁵⁶洪耀勳對於努茲比塞的真理論的辯證法概括說：「因為位置於超對立之領域中的 *an sich*（即自）有純粹無內容的性格，它卻可以與無媒介地直接存在的他者一起存在（*an anderen ist*）。」⁵⁷洪耀勳進而將努茲比塞所說的真理論的辯證法與關於對立和內容的邏輯辯證法對立起來，而說：「將此兩辯證法的相對立，更進一步地透過絕對否定的媒介來將其統合，就是我們想要主張的真理論的辯證法。」⁵⁸他還說根據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能將「有內容之物與無內容之物，對立之物與超對立之物」統合。⁵⁹努茲比塞的真理論排斥從真理自身下降的理路，然而他所說的這個真理論的辯證法卻「包括上昇與下降的、還

54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61。

55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264。

56 曾天從：〈緒言〉，《真理原理論》，頁 13。

57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30。

58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34。譯文來自黃文宏：〈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的構思〉，頁 30。

59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35。

原與導出的兩條理路。」⁶⁰曾天從也說：「據努茲比塞說，真理論的辯證法依靠無內容性的根基才能成立。」⁶¹曾天從將他所說的「真理論的辯證法」也叫作「全體體系的絕對辯證法」，而用它來將哲學的各種分科有系統地合併為全體體系的哲學。⁶²據他說，這個哲學作為媒介總括「上昇哲學」的純粹哲學與「下降哲學」的理念哲學。⁶³

據上檢討可發現，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有很多類似點。當然這兩篇著作也有不同的地方。以「對於努茲比塞的真理論的一個考察」為副標題的洪耀勳之論文，大大利用努茲比塞之「斯有存在（So-Sein）」和「進展存在（Mehr-als-Sein）」的概念，將他們與純粹形式和純粹理念結合起來。⁶⁴曾天從也提到「斯有存在」和「進展存在」，⁶⁵但是沒有使用得像洪耀勳那麼全面。另外，曾天從給予胡塞爾哲學的成就很高的評價，洪耀勳也談到胡塞爾，但其論述以批判為主要目的。並且，曾天從屢次參考京都學派的哲學者之著作，洪耀勳卻沒提到他們的名字。⁶⁶雖有各種差異，從全篇的結構上看，這兩個著作非常相似，可

60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35。又參看同書，頁 274。洪耀勳又說，努出比徹透過真理論的辯證法「暗示出了可以說是真理論的演繹的下降之道」（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21。圈點為引用者所加。此譯文來自黃文宏：〈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的構思〉，頁 28）。

61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67。

62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600。

63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607。

64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 310。

65 例如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62。

66 廖欽彬指出〈存在與真理〉的論述：「和三木清的真理論有極為類似的說法」（參見氏著：〈洪耀勳的真理論〉，頁 136）。雖然〈存在與真理〉裡的確有一部分和京都學派的研究有類似的說法，這些類似點也都是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共有的，所以可以說洪耀勳寫〈存在與真理〉時並不直接參考京都學派的研究，只是通過《真理原理論》的媒介才看得出與京都學派的共同點。且說，廖欽彬提及的是三木清 1940 年出版的《哲入門》第 1 章第 1 節〈真理〉。其實，三木清早已於 1930 年發表了〈認識論〉，以〈存在與真理〉為名開始論述。這篇本來為《大思想百科事典》而寫的綜合性文章，一部分提到陸宰（Hermann Lotze, 1817-1881）、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拉斯克等新康德學派思想和胡塞爾的現象學，但也提到柏格森哲學和實用主義，從整體上看，不可說與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很相似。三木清還著有〈ボルツァーノの「命題自體」〉（中譯：〈波爾查諾的命題本身〉），《思想》，第 26 號（東京：岩波書店，1923 年），頁 1-27，也值得參考。並且三木清 1932 年在德國參加拉斯克的研究班時，發表了〈真理與確實性〉（“Wahrheit und Gewissheit”），其發言稿收於

說是姊妹篇。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在他的研究成就中佔有孤立的地位。他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中譯：〈今日的哲學問題〉）裡，認為現在哲學的課題在於「將人的實存從此混濁狀態解放出來」。⁶⁷其中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給予較高的評價，說胡塞爾提到的純粹意識「不只是主觀的意識，而是對象本身、或是終極實在本身的意識，即是存在論的意識」。⁶⁸這般記述與〈存在與真理〉中對胡塞爾哲學批評為「人類中心主義」的記述對比，方向完全相反。〈悲劇的哲學：キェルケゴールとニイチェ〉（中譯：〈悲劇的哲學：齊克果與尼采〉）論文也是以「作為實存的人類」⁶⁹為焦點而寫的。一九三六年發表的〈藝術と哲學（特にその歴史的社會との關係）〉（中譯：〈藝術與哲學〉）和〈風土文化觀——臺灣風土との聯關に於て——〉（中譯：〈風土文化觀〉）兩篇論文中，洪耀勳以人類與世界的關係為中心課題，或隱或顯地參考西田幾多郎、田邊元、和辻哲郎等京都學派的著作。借曾天從的表現來說，洪耀勳的研究以前一直圍繞著「自我哲學，生命哲學，實存哲學乃至實踐哲學等」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存在與真理〉以前，洪耀勳即沒提到波爾查諾、拉斯克、努茲比塞，也沒以真理問題為研究對象。

-
- 《三木清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在此無法確定曾天從和洪耀勳是否有機會看到此篇文章。黃文宏指出〈存在與真理〉的結尾有「行為的主觀」與「形的邏輯學」各句，主張：「這個讓我們得以直觀到真理自體的存在的直覺就是『理觀』，洪耀勳將其歸屬於『哲學主觀的睿智性』〔……〕並將其連結到西田的『行為的直觀』與三木清的『形的邏輯學』。」（黃文宏：〈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辨證法」的構思〉，頁10）。然而洪耀勳並不明示西田和三木的名字，並且說：「對於以理觀與行為的主觀關係為中心的『形的邏輯學』，幾乎不能言及，想要他日在別稿討論」（洪耀勳：〈存在と真理〉，頁336，圈點為引用者所加）。至少在表面上，〈存在與真理〉中很少看到京都學派的影響。「形的邏輯學」一句也出現在〈存在與真理〉310頁的括號內。黃文宏還指出〈存在與真理〉中能看見高橋里美（1886-1964）之「包辨證法」的影響（黃文宏：〈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辨證法」的構思〉，頁21，註9）。
- 67 洪耀勳：〈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臺灣教育》，1934年1月號（1934年1月），頁69。
- 68 洪耀勳：〈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前承）〉，《臺灣教育》，1934年3月號（1934年3月），頁20。
- 69 洪耀勳：〈悲劇的哲學：キェルケゴールとニイチェ〉，《臺灣文藝》，第2卷第4號（1935年4月），頁2。

所以可以說〈存在與真理〉在他的研究成就中佔有孤立的地位。其獨立性與其說來自洪耀勳本人隱藏的關心，寧可說畏友曾天從給他帶過來的。

我們還要注意，洪耀勳的以前論文與〈存在與真理〉之間的差異，與洪耀勳以前的論文與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之間的差異相比，看來更大。例如關於對胡塞爾的評價，或如參考京都學派的情況來說，洪耀勳的以前論文卻與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更有類似的部分。據此可推測出，洪耀勳並沒有完全消化曾天從的著作為我掌中之物，只突顯出自身的不足之處。〈存在與真理〉論文是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上發表的。此本年報的執筆者都是臺北帝國大學的教授們，洪耀勳作為臺灣出身的學者成為第一個執筆者。我們不能知道他當時心中作何思考，但他在這種學術殿堂的壓力下，顯然選擇求助於曾天從。

那麼，洪耀勳以前的論文與〈存在與真理〉之間的差異又該如何縫補呢？換句話說，傾向於實存哲學的論文與埋頭於真理本身研究的論文之間的差異又該如搭橋呢？理論上的回答可說在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當中有所醞釀。曾天從寫道：

存在者作為真理存在或者作為現實存在而存在，這並不意味著存在者首先存在，然後它作為真理存在或者現實存在而存在，而意味著存在者存在時，它就同時作為真理存在或者作為現實存在而存在〔……〕真理存在與現實存在合併為同一概念。⁷⁰

所以曾天從並不拘泥在真理本身（真理自體，就是《真理原理論》的第一章）中，而涉及到實存真理（我們的真理，就是《真理原理論》的第四章）。〈存在與真理〉論文以後，洪耀勳不再專門研究真理問題，⁷¹但其迂迴的經驗仍反映在其後的研究裡。他在一九四二年的〈實存之有限性與形

70 曾天從：《真理原理論》，頁 82-83。

71 洪耀勳在《哲學導論對話》（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1962 年）中標出「真理是什麼」和「真理規準」等為題目用對話方式來進行初步的說明。但他其中不僅沒言及努茲比塞，也沒說到現象學。此書內容源於洪耀勳教授哲學概論或哲學導論的內容。

而上學的問題〉裡，根據海德格哲學說：「形而上學之奠基問題，即是究問實存本質之有限性之存在理解之問題」，⁷²強調存在理解的重要性。他又在〈存在論之新動向〉（1943年）裡，將哲學的人類學與「文化形態學、世界觀學」等的人類學區別開來，⁷³介紹胡塞爾、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和海德格的存在論。並且在〈基礎存在論的方法問題〉（1948年），批評海德格的「此在（現存在）」分析，又提到辯證法說：

海德格的實存論，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想使牠帶有辯證法的構造〔……〕自辯證法言之，則現存在不僅是存在著，應該更是生成著，不是只在存在一般性中的，應在時間的、歷史的、社會的生活中完成其本身的。⁷⁴

這些論文中反映出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和〈存在與真理〉中提到的主題。

肆、 結論

總之，如《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哲學篇》稱道臺灣哲學「自曾天從先生開始」，雖然他的《真理原理論》是未完著作，博採許多哲學流派，而建立獨創的理論體系，可以說是當時所謂「臺灣哲學」之中的，尤其是純粹理論哲學之中的最高成就。日人土田杏村（1891-1934）一九二六年付梓的《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說：

72 洪耀勳：〈實存之有限性與形而上學的問題〉，《師大學刊》，第1輯（1942年6月），頁8。

73 洪耀勳：〈存在論之新動向〉，《師大學刊》，第2輯（1943年6月），頁2。

74 洪耀勳：〈基礎存在論的方法問題〉，收入氏著：《實存哲學論評》（臺北：水牛圖書出版，1989年），頁55。

日本專門的哲學界現在通過歐洲哲學的輸入已發達到很高的水平；中國輸入歐洲哲學沒有達到像日本那麼深刻的程度。除了論述中國古代哲學以外，在中國幾乎還沒成立所謂專門性的哲學界，還沒考察到世界上共同的哲學問題。⁷⁵

又說：

在中國還沒專門研究過德國的新康德學派的哲學。⁷⁶

據《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學友會會報》，洪耀勳一九二八年給東京帝國大學提交的畢業論文叫〈リツカートに於ける個體性の問題〉（中譯：〈李克特哲學上的個體性問題〉），可謂對新康德學派的專門研究。曾天從也在《真理原理論》屢次研討柯亨、李克特（1863-1936）、拉斯克等人的學說。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情況相比，他們的研究都能算出類拔萃。洪、曾兩人不能索性叫做日本學者，也不能叫做中國學者，所以不可以草率地說他們提高了中國的哲學水平。然而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的哲學成就相當高，為後來的臺灣本土的哲學發展做了很大的貢獻。借何乏筆（Fabian Heubel, 1967-）所提倡的「漢語哲學」來說，⁷⁷他們當時的著作可叫做「日語哲學」的一部分，並且不應該忽視其跨文化的性格。並且要注意，跨文化性不僅就臺日兩地之間而言，而表現出哲學本身固有的性質。⁷⁸

就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和洪耀勳的〈存在與真理〉兩篇著作來說，它們是純粹真理與實存之間的理論搭橋的記錄，也是洪耀勳的思想脈絡的一個轉折點，更是兩人學術交流的證據，甚至是世界上的多種哲學合

75 土田杏村：《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26年），頁255。

76 土田杏村：《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頁255。

77 參看何乏筆：〈跨文化批判與後期福柯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揭諦》，第13期（2007年6月）等論文。

78 最近在跨文化的視野下再思京都學派的研究也很興盛。此不再贅言。

流到臺灣學者之內的貴重的記錄。◆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三木清 MIKI, Kiyoshi

- 1966 〈認識論〉，收入《三木清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3-80。
 “Ninshikiron,” in *Miki Kiyoshi Zenshū* Vol. 4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6), pp. 3-80.

土田杏村 TSUCHIDA, Kyōson

- 1926 《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26年）。
Nihon Shina Gendai Shisō Kenkyū (Tokyo: Daiichi Shobō, 1926).

戶坂潤 TOSAKA, Jun

- 1966 《認識論とは何か》，收入《戶坂潤全集》，第3卷（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
Ninshikiron towa Nanika, in *Tosaka Jun Zenshū* Vol. 3 (Tokyo: Keisō Shobō, 1966).

何乏筆 HEUBEL, Fabian

- 2007 〈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晚期傅柯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揭諦》，第13期（2007年6月），頁29-53。
 “Transcultural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Chines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Late Foucault,” *Aletheia*, No. 13 (June, 2007), pp. 29-53.

洪耀勳 HUNG, Yaohsun

- 1934a 〈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臺灣教育》，1934年1月號（1934年1月），頁68-76。
 “Konnichi niokeru Tetsugaku no Mondai,” *Taiwan Kyōiku*, No. 1, 1934 (Jan., 1934), pp. 68-76.
- 1934b 〈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前承）〉，《臺灣教育》，1934年3月號（1934年3月），頁17-23。
 “Konnichi niokeru Tetsugaku no Mondai (Zenshō),” *Taiwan Kyōiku*, No. 3 (Mar., 1934), pp. 17-23.
- 1935 〈悲劇の哲學：キェルケゴールとニイチェ〉，《臺灣文藝》，第2卷第4號（1935年4月），頁1-9。

- “Higeki no Tetsugaku: Kyerukegōru to Niiche,” *Taiwan Bungei*, Vol. 2, No. 4 (Apr., 1935), pp. 1-9.
- 1936 〈藝術と哲學（特にその歴史的社會との關係）〉，《臺灣文藝》，第3卷第3號（1936年2月），頁18-27。
“Geijutsu to Tetsugaku (Tokuni sono Rekishitekishakai tono Kankei),” *Taiwan Bungei*, Vol.3, No.3 (Feb., 1936), pp. 18-27.
- 1938 〈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ツゼの真理論の一攷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5輯（1938年9月），頁193-337。
“Sonzai to Shinri: Nutsuibizze no Shinriron no Ichikōsatsu,” *Taihoku Teikokudaigaku Bunseigakubu Tetsugakuka Kenkyū Nenpō*, Vol. 5 (Sep., 1938), pp. 193-337.
- 1942 〈實存之有限性與形而上學的問題〉，《師大學刊》，第1輯（1942年6月），頁1-8。
“Shicun zhi Youxianxing yu Xingershangxue de Wenti,” *Shida Xuekan*, Vol. 1 (June, 1942), pp. 1-8.
- 1943 〈存在論之新動向〉，《師大學刊》，第2輯（1943年6月），頁1-10。
“Cunzailun zhi Xindongxiang,” *Shida Xuekan*, Vol. 2 (June, 1943), pp. 1-10.
- 1962 《哲學導論對話》（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1962年）。
Zhexuedaolun Duihua (Taipei: Hsiehchi Industrial Library, 1962).
- 1989 《實存哲學論評》（臺北：水牛圖書出版，1989年）。
Shicunzhexue Lunping (Taipei: Shuiniu Tushu Chuban, 1989).
- 胡塞爾 HUSSERL, Edmund (エドムンド・フツセアール)
- 1930 〈嚴密なる學としての哲學〉，收入ウイルヘルム・デイルタイ（狄爾泰）等著：《哲學とは何か》，坂田德男（譯）（東京：鐵塔書院，1930年）。
“Genmitsunarugaku toshiteno Tetsugaku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in Dilthey, Wilhelm et al, Sakata, Tokuo (trans.), *Tetsugaku towa Nanika* (Tokyo: Tettō Shoin, 1930).
- 海德格爾 HEIDEGGER, Martin
- 2000 〈論真理的本質〉，收入《路標》，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Lun Zhenli de Benzhi [Vom Wesen der Wahrheit],” in Sun Jhousing (trans.), *Lubiao [Wegmark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 2014 《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trans.), *Cunzai yu shijian* [*Sein und Zeit*],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4).

黃文宏 HUANG, Wenhong

2017 〈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的構想〉，《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53期（2017年3月），頁1-33。

“On Hung Yao-Shun’s Conception of ‘Absolute Dialectics of Aleth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ilosophical Review*, No. 53 (Mar., 2017), pp. 1-33.

林熊祥 LIN, Xiungxiang、曾天從 TSENG, Tientsung

1954 《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哲學篇》，收入林熊祥（主修）：《臺灣省通志稿》，第6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年）。

Taiwansheng Tongzhigao · Xueyizhi · Zhexuepian in Lin Xiu-xiang (ed.), *Taiwansheng Tongzhigao* Vol. 6 (Nantou: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1954).

曾天從 TSENG, Tientsung

1937 《真理原理論：純粹現實學序說》（東京：理想社，1937年）。

Shinrigenriron: Junsuigenjitsugaku Josetsu (Tokyo: Risōsha, 1937).

廖欽彬 LIAO, Chinping

2016 〈洪耀勳的真理論〉，收入洪子偉（編）：《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16年），頁119-139。

“Hung Yaoh-sün de Zhenlilun,” in Hung Tzu-wei (ed.), *Cunzai Jiaoshe: Rizhishi qi de Taiwan Zhexue* [*Existential Engagement: Philosophy in Taiwan, the Japanese Era*]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nking Publishing, 2016), pp. 119-139.

劉長林 LIU, Zhanglin

2001 《中國人生哲學的重建：陳獨秀、胡適、梁漱溟人生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Zhongguo Rensheng Zhexue de Chongjian: Chen Duxiu, Hu shi, Liang Shuming Rensheng Zhexue Yanji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HUSSERL, Edmund

1911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in *Logos* Bd. I (1911), S. 289-341.

HEIDEGGER, Martin

1976 “Vom Wesen der Wahrheit,” in *Wegmarken*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 1976).

1993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3).